



梦回故乡

夏克震〇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潘 安
书名题字：吴晰梅

装帧设计：秦 亮
封面配图：黄石子

责任印制：郭行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回故乡/夏克震著.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0

ISBN 978-7-5676-1594-6

I . ①梦… II . ①夏… III .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②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38802 号

梦回故乡

夏克震 著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 189 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E-mail：asdcbssfxb@126.com

印 刷：安徽芜湖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889 mm × 1194 mm 1/32

印 张：8

字 数：127 千

书 号：ISBN 978-7-5676-1594-6

定 价：18.00 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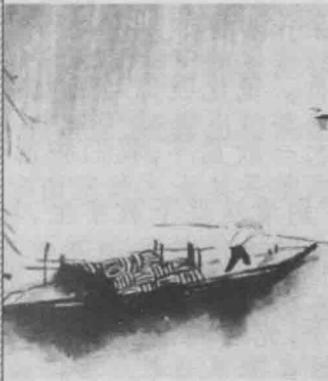
乡愁是一条河

I

乡愁是一条河

我和夏克震老师相识于42年前的1972年，在安徽南陵县文化馆举办的工农兵业余作者学习班上。当时我还是一个不知道明天在哪儿的芜湖插队知青，而夏克震已经是一位干练的乡村小学校长。70年代初的安徽文坛一片寂寥。当时只有24万人口的南陵，在县文化馆的组织下，却培养了一批工农兵业余作者，这批文学新人脱颖而出，他们有丰富的生活阅历、扎实的文学基础，他们写的散文、小说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流露出新鲜的审美情趣。这个业

序



余作者群体以下放知青为主，也有像夏克震老师这样的成员。他比我们年长几岁，文学功底比我们厚，待我们像兄长一般宽厚，我们和他很谈得来。他私下里和朋友议论：“别看这些下放学生，现在可怜巴巴的，今后国家发展了，他们一个个都有远大前程。”我们在县文化馆创作组指导下，先后创作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青弋江畔》和儿童文学集《竹林哨》。当时有人评论说：“这是可喜的南陵文学现象。”当年的《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做了报道。从那以后，南陵县文学创作人才辈出，延续至今。

岁月像风一般逝去，“文革”后，我们这个创作群体的大多数人参加高考，许多人成为社会的精英，活跃在当代中国舞台上，如曾经担任世界银行顾问、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肖琛教授，全国名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昂海松教授，上海财经大学鲁品越教授，等等。虽然我们中的多数人已经不从事文学创作，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南陵县文化馆，不会忘记待我们像兄长一样的姚远牧、夏克震老师。2006年5月初，在我的策划下，来自全国各地的十多位南陵县业余作者汇聚南陵，受到南陵县政府的盛情接待，在县政府会议室举办了“相聚南陵——我们的家园”座谈会。在阔别30余年后，我们和老夏终于见面了。在这之

前,我已经在芜湖的“淬剑池网”上读到他以网名“雨润”写的散文《学校门前有条河》和《古渡风情忆黄墓》,深为他以行云流水的文笔抒写故土风土人情的演变,流露出淡淡的乡愁,为他献身乡村教育的苦乐年华而感动。尤其是他刚执教池湖小学时,与那些充满稚气朴实的乡村学生的合影,背景是一座陈旧的祠堂改建的学校,简直就是中国乡村教育的缩影,太珍贵了!我建议他将自己毕生从事乡村教育的经历写成书,再配上这些发黄的老照片,一定是一本触发人们乡愁的非常好看的书!

近几年我们偶尔通电话,我总在催问他这本书写好没有,他说文章的篇数还不够。我激励他:“你有生活阅历,文字功底,还有才华激情,你一定行。”我希望我给他的压力能够催生他这本书的早日问世。

2014年8月初,我正准备出国远行,突然接到夏老师电话,他告诉我他的书稿完成了,将由一家大学出版社出版,请我为他的书写序,我欣然答应了。接着他将书稿《梦回故乡》电子版发过来。我认真地细读这本文集的每一篇文章,品味他字里行间的喜怒哀乐,看到一个乡村教师大半个世纪的人生足迹与远去的背影。在中国有几百万个像他这样献身乡土教育事业的老师,而我曾经也是一个农

村的民办教师。

夏克震的文字充满泥土气息和禾苗灌浆拔节般的勃勃生气，倾诉对故土的无限深情。“有多少次梦回故乡路！”故乡的路就穿行在稻田中间，由于池塘和沟汊的阻隔，有时笔直，有时弯曲，但是始终比较平坦。路宽不过三尺，路边长满野草，野花的乡间大道从村庄一直伸向不知道尽头的远方。他写村路的早晨与黄昏，写村路的一年四季，写村路的遍地泥泞、风雪载途，勾起我们每一个人的思乡之情。谁心中没有一条村路？它一头伸向远方，一头连接着村庄，连接着温暖的家和慈爱的母亲！

他写《故乡的池塘》，挖塘泥备耕，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池塘中一年四季有活物，撑腰子盆下塘采摘菱角，摸鱼虾，踩河蚌，挖莲藕。端午在河上划龙船，响彻欢乐锣鼓声。这幅池塘的水墨画，渲染着乡风民俗。他笔下的《故乡的草皮滩》却是一幅白描的工笔画：草皮滩匍匐在地的巴根草，严严实实覆盖着河滩，任人踩，任牛啃，任鹅呷，冬天放牛娃一把野火将它烧得尽光，一片焦糊。来年春风一吹，又透出绿色，正如白居易的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可是在战天斗地的大跃进时期，河滩上的树被砍了，河滩被扒了，改造成大田，生态环境被破坏了，听不见喜鹊

的叫声，也难见乌鸦的影子。江南何处可采莲？草皮滩的消失，饱含着作者淡淡的哀愁。

《古渡风情忆黄墓》是一幅浓淡相宜的水粉画，以斑斓的色彩，描摹了古镇黄墓渡的昔日繁盛，有终年在漳河上南来北往的乌篷船、小划子、拖着长长黑烟的小火轮。渡口上的摆渡人，老街上的乡民，镇上茶馆饭店的风俗画般绘声绘色的描写：几个乡民往小饭店里一坐，跑堂的立即过来，将肩头的大布巾往桌上擦了又擦，招呼他们坐下，然后将大瓷碗往每人面前放一个，用长嘴炊壶冲上茶，让人点菜。一会儿，跑堂的一声吆喝“菜来了”，一盘胖头鱼烧豆腐，一盘油炸狮子头，一盘腌菜红烧肉，一盘臭豆腐干拌花生米，四个大盘气派地摆在桌子中间，照例，夏天一盆汤，冬天一个炉子锅。几个人呼三喝六，划拳行令，痛快得不知天高地厚，喝得酩酊大醉，付过钱，相互搀扶着归去。随着近几十年巨大的社会变迁，大批农民工流向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这些古老的乡镇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旅游和社会调查，我去过国内许多乡镇，几条街道上卖货的比买货的还要多。像作者笔下黄墓渡这种繁华、这种浓厚的乡风，已经难见了。城市的风尚，灯红酒绿的消费方式，一步步浸透古镇，古镇早就成为新镇了。

仙酒坊是作者的故乡。在民间传说中，唐代诗仙李白客居南陵，经此品饮一口古井的水酿制的酒而得名。“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作者因此生发出“史也悠悠、情也悠悠、水也悠悠”思乡情怀，他感谢岁月，是漫长的岁月，让他对故乡仙酒坊的情感在内心深处一遍又一遍地发酵、酝酿，使它酿造得如此浓烈、醇厚！

三里镇位于南陵县南端，山高林密，山清水秀。老夏和他的妻子在这里执教30多年，把最宝贵的青春献给了山乡的教育事业，他对三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充满了赤子般的深情。他抒写三里的泉水：从石缝、崖壁、土层里无声无息地渗出，默默地滋润着树木花草，它们从容地流下山来，形成小溪，汇成常年流淌不息的小河，最终欢腾地流入皖南山区的母亲河——青弋江。

他抒写三里的石头：普普通通，随处可见，但是它们坚硬，有棱有角。正像老夏笔下刻画的那些朴实、顽强、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父老乡亲：耿老头，老支书，黄鳝洞村的陈队长，邵代表，肖奶奶。他们虽然人微言轻，但是，他们在贫困和卑微中保持着人性的善良、坚韧，挺起他们岩石般的脊梁。

他抒写三里的红土壤：当地人称它为“马肝土”，赤色，

黏性重，“下雨一包脓，天晴硬似铜”，但是这块贫瘠的土地像一位骨瘦如柴的母亲坚强地养育了她一代代子孙。作者在这里执教30多年，红土地见证了他的人生，他的事业，他的欢乐、痛苦、欣慰和遗憾。

对于许多作家而言，文学就是自传，他们的作品就是自己人生经历的影子与感悟。夏克震笔下三里的泉、石、红土壤就是他人生追求和价值观念的物态化的移情和隐喻。

夏克震笔下的南陵往事，娓娓道来，呼之欲出。《一九五四年那场大水》是一个遥远的噩梦，至今想起，仍令人心悸。中国一直是一个农业社会，中国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治水史，这篇文章是一种难得的灾难的记忆，对于年轻的一代了解故土的历史非常有益。《一粥一饭见真情》叙述“文革”期间，两个教师被放逐到一个叫“黄鳝洞”的村子里去“劳动锻炼”。但是农民们没有歧视他们，知道他们是教书先生，给他们派力所能及的轻活，挨家挨户到农民家吃派饭，一日三顿，一斤粮票，两毛钱，每到一家吃饭，这一家往往拿出最好的饭菜，平日里对他们训话的贫下中农邵代表将他俩视为贵客，还杀鸡款待他们，让他们感到诚惶诚恐。这位老贫农说：“你们是当老师的，教书行，做农活就

不如我们了。以后回去好好教书，我们不指望你们来种田的。”多么真诚而温暖人心的话呀，在严酷的时代环境中，在普遍的社会偏见和歧视中，民间老百姓却保持着人的善良和同情的本性，使这两个内心自卑的乡村小知识分子感受到人性尊严的光辉。

《南陵人的“一二七”情结》是一篇非常特殊的文章。位于南陵县城不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二七医院”，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在南陵及周围数县老百姓心目中，是一个神圣的地方，部队医院“救死扶伤”的医德、高超的医疗技术、一流的医疗器械设备，令地方医院自愧莫如。几个县的病人治不好的病，都去找“一二七医院”，这反映了当时良好的“军民鱼水情”。它几乎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和许多人美好的记忆。而我对一二七医院的印象却是来自那所军医院两位漂亮的北京女兵石红和周海风。她们是护士，也参加了南陵县文化馆的工农兵业余创作学习班，她们写的小说《田大爷》也收进我们的短篇小说集《青弋江畔》。我们虽然在一起开过几次会，却从来没有和她们讲过一次话，因为当时我太自卑了，一个身份卑微的插队知青，而她们来自京城。1975年3月，在插队七年后我因招工返城，和老夏他们失去联系。以后听说一二七医院

80年代中期撤销了，医院里所有的人都转业了。医院的房子移交给地方。2006年5月，我开始寻找当年南陵县文化馆的业余作者群体，打听石红的下落。姚远牧老师告诉我她在北京的电话号码，我拨通她的电话，她问：“你是谁？”我告诉她：“你压根不会想到会是我，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她非常惊喜，我告诉她我们聚会的时间和地点。她几乎放下所有的事，准时赶到南陵参加聚会，给了我们一个惊喜。她说：“参加南陵县文化馆的业余创作学习班是我们青春岁月的一段美好时光，永远难以忘怀。”大家叹息一二七医院的消失。当时石红和几位战友发起一二七医院全体战友在北京聚会，她是总策划人，以后我还收到他们主编的一二七医院战友回忆录。他们在书中也倾诉了对南陵人民的感情。

夏克震《梦回故乡》的主旋律氤氲着一种浓郁的乡愁。乡愁是现代人对故土的思念，对传统文化的眷念以及对乡土中国的情感归依、精神寄托。几十年来，人们为了生存而努力追求物质，乡愁不易被察觉，甚至被淡忘。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物质充裕了，一些原来在不经意中被忽视的已经消失的东西就越显珍贵，如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新鲜的空气，树上的鸟巢，田野上布谷鸟的

叫声。人们急切渴望抚摸那些曾经熟悉的载体以记住乡愁。许多像我们一样的远方游子都会挂念：乡下粉墙黛瓦，又见炊烟的古村落，还在吗？“古道西风，小桥流水”的老风景，还在吗？乡村的旧学堂，巷子口的老牌坊，还在吗？老夏的乡愁或浓或淡地包容在他40多年在乡村办学，兴学，一条村路，三尺讲台，几间简陋校舍的平淡岁月中，他的乡愁不仅仅是物质的，更多的是在穷乡僻壤培育一代代人才，使他们走出圩乡、大山，用知识改变命运，改变故土面貌而无怨无悔的辛劳付出中。“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正是无数献身乡村教育事业的园丁们的人生写照。《学校门前有条河》的池湖小学，由俞氏祠堂改建的学堂，9位教师，80多个学生安静而清苦的生活，琅琅的读书声。《山村始有读书声》里，年轻的夏克震被孤身派到离峨岭学区八里外的里河大队兴办一个单班小学，一无所有，从零开始，好在年轻人是无所畏惧的，他在大队负责人和乡亲们的帮助下，因陋就简，将农舍当成教室，使全村20多个失学的孩子就近入学，他一个人教从一年级到四年级的复式班，这其中有多少辛苦与不易。《在那清清的小溪边》叙述了老夏和他的妻子在三里公社山泉大队艰辛的十年办学路。1969年，夏克震和他的妻子回到山泉大队，白

手起家，在大队革委会和贫下中农支持下，创办了一所全日制的大队小学，他们将村边一座破庙——大同寺改建成几间教室，在几年的时间里，学校发展很快，教育质量有了很大提高，拥有300多个学生，23位教师，以后还办了戴帽子初中班，连邻近公社的学生都要求来这所学校上学。十年风风雨雨的办学路，这其中有多少酸甜苦辣。1979年，恢复中心学区，已经担任山泉大队学校校长的夏克震被调到中心学区担任教导主任。他恋恋不舍地离开这所亲手创办的乡村学校，写下一首七律诗：

去去山泉感事多，
离巢一燕任蹉跎。
衔泥不计风霜苦，
哺园曾经岁月磨。
从未轻言辞旧栋，
那堪移地作新窝。
劳劳举手情奚似，
五里徘徊坡外坡。

这首诗里，夏克震宣泄了他积蓄在心中的乡愁。

乡愁是一条河，夏克震《梦回故乡》里的乡愁，不只是那些我们曾经熟悉的已经消失的物质的载体，一个古镇，一条老街，一棵古藤，更多的还是那种扎根传统文化，应当一代代传承的“只求耕耘，不问收获”的献身精神。

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教授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读者》杂志签约作家

刘晓光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日



目
录



序 乡愁是一条河 刘晓航

卷首语 1

第一编 故土情怀 3

梦回故乡路 5

故乡的池塘 10

故乡的草皮滩 17

古渡风情忆黄墓 23

圩乡情系仙酒坊 39

一九五四年那场大水 62

故乡的渡口 73

想念母亲 77

目

录

i

第二编 三里风物	87
三里的泉	89
三里的石	94
三里的红土壤	99
三里的野物	104
我陪友人游三里	111
第三编 教师生涯	119
学校门前有条河	121
山村始有读书声	134
一粥一饭见真情	142
在那清清的小溪边	148
我与民师	162
第四编 世事感悟	175
南陵人的“一二七”情结	177
我那早逝的同学	182
无事时听雨	190
有闲偶读书	193
外一编 人物速写	199
山乡良民之一 耿老头	201
山乡良民之二 大队支书	212
编 后	237